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六百二　　宋　王欽若等　撰

學校部

奏議第一

夫輔世明教實本於儒術化民成俗莫先於學校自漢氏之後經藝寖盛官守並建職業咸舉故方聞之士彬彬就列器識宏遠議論深厚而或慮教道之中廢形於歎憤援古議以為請臻夫體要咸能剖析前訓敷陳要

道周旋感激曲暢元本誠以致治之成法稽古之大倫宜建首善尊立太學至於崇先聖之祀行齒冑之禮推擇師範廣樹徒衆申之課試大明黜陟考正疑志區别部類賛述章句購求遺逸斯皆敦益世教恢啓聖政豈徒尃達詞雅以矜乎多聞者哉

漢公孫弘武帝時以治春秋為丞相以為學官悼道之鬱滞廼請白丞相御史言（此以下皆弘奏請之辭）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風化也）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倫理也）今禮廢樂隳朕甚愍

馬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詳悉也方道也有道及博聞之士也其令禮官勸學講論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厲賢材焉厲勸勉之也一曰砥厲勉也自此上弘所引詔文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臧孔臧也平史闕其姓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校教也言可效道藝也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法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繇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興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風化也

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悖乖也）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聞謂聞其部屬有此人也令縣令相侯相長縣長丞縣丞也二千石謂郡守及諸王相也）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隨上計吏俱至京師）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太常籍奏（為名籍而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

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罷之而請諸能稱者謂列其能通藝業而稱任者奏請補用之也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下謂班行也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誼文章爾雅訓辭深厚爾雅近正也言詔辭雅正而深厚也恩施甚美小吏淺聞弗能究宣亡以明布諭下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言治禮掌故之官本以有文學舉習禮義而為之又所以遷擢留滯之人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内史大行卒史左右内史後為左馮翊右扶風而大行後為大鴻臚也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内地

之郡郡各補太守卒史二人也遐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屬亦曹史令縣令文書解言屬其甲也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云備員者本以升擢之非藉其實用請著功令新立此條請以著於功令功令篇名若今選舉令也它如律令此外並如舊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後漢陳元以父任為郎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為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為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曰陛下撥亂反正文

武並用深愍經藝謬雜真偽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羣臣
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
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訪可否示不專已盡之羣下也今
論者沉溺所習翫守舊聞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
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為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
不合衆聽故伯牙絕絃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仲
尼聖德而不容於世況於竹帛餘文其為雷同者所排
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

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掾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媟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為巨謬遺脫纖微指為大尤捜瑕求舋掩其弘美所謂小辨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為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為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于殷周公不當營雒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

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為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為巧眩移目師曠不為新聲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畧戢留意聖藝眷顧儒雅採孔子拜下之義萃淵聖獨見之旨分明白黑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惑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

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常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寃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書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辨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為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隷從事李封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讙譁自公卿以下數庭爭之會封病卒左氏復廢

朱浮光武建武中為太僕以國學既興宜廣博士之選

乃上書曰夫大學者禮義之官教化所繇興也陛下尊敬先聖垂意古典宮室未飭干戈未休而先建大學造立黌舍比日車駕親臨觀享將以弘時雍之化顯勉進之功也尋博士之官為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博學明經惟賢是登學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試五人惟取見在雒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策試

之本貴得其真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又諸所徵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於事也語曰中國失禮求之於野臣浮幸得與讖圖讖故敢越職帝然之

范升為博士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為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費直字長翁善易長於卦筮詔下其議建武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大中大夫許淑

等互相辨難日中乃罷升退而奏曰臣聞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陛下慜學微缺勞心經藝情好博聞故異端競進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此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夫學

而不約必叛道也顔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顔淵可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絶學無憂絶末學也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雖立輙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尚周流遊觀至於知命自衛反魯乃正雅頌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學官無有子弟詩書不講禮樂不脩奏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傳曰閉

疑傅疑聞信傳信而堯舜之道存願陛下疑前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専己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失凡四十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録三十一事詔以下博士

徐防明帝永平十四年拜司空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

明宜為章句以悟後學上疏曰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説仲尼没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漢承亂秦經典廢絶本文畧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武帝時開學官置博士弟子員也孔聖既逺微旨將絶故立博士十有四家光武中興恢興稽古易有施孟梁丘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顔安樂禮有戴德戴聖凡十四博士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一人為祭酒總領紀綱也設甲乙之科前書曰歳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為文學掌

故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脩家法諸經為業各有名家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與爭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但述先聖之言不自制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古者史官于書事有不知則闕以待能者孔子言吾少時猶及見古史官之闕文今則無之疾時多穿鑿也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術寖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世常道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

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周而復始史記僿或作薄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伐謂自相攻伐也皆正以為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从差可矯革東觀記防上疏曰試論語本文章句但通度勿以射策與令學者務本有所一心專精師門思核經意事得其實道得其真於此弘廣經術尊重聖業有益於化雖從來从六經衰微學問寖淺誠宜及時改矯其失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

賈逵章帝時為郎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發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擿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十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絕固以甚遠而寃抑積久莫肯分明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詁藏之秘書建平中侍中

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不服相與排之孝哀皇帝重逆衆心故出歆為河内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為重讎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丘尚書歐陽復有小大夏

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
劉氏以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
代黃帝而堯不得為火德左氏以為少昊代黃帝即圖
讖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為火則漢不得為赤其所
發明補益實多陛下通天然之明見大聖之本改元正
歷垂萬世則是以麟鳳百數嘉瑞雜遝猶朝夕恪勤遊
情六藝研幾綜微靡不審覈若復留意廢學以廣聖見
庶幾無所遺失矣書奏帝嘉之賜布五百疋衣一襲

魯丕和帝時為中散大夫時侍中賈逵薦丕道藝深明宜見任用帝因朝會召見諸儒丕與逵及尚書令黄香等令相難數事帝善丕之説特賜冠幘履襪衣一襲丕因上疏曰臣以愚頑顯備大位犬馬氣衰猥得進見論難於前無所甄明衣服之賜誠為優過臣聞説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説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

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終始明舜禹臯陶之相戒顯周公箕子之所陳觀乎人文化成天下陛下既廣納謇謇以開四聰寧令芻蕘以言得罪既顯巖穴以求仁賢無使幽遠獨有遺失

樊準安帝時補尚書郎鄧太后臨朝儒學陵替準乃上疏曰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孜孜為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故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雄分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

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資用日月之明庶政萬幾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雖關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瑯琊承宫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見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每宴會則論難衎衎共求政化詳覽羣言響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

門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
百數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
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
言永平今學者蓋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
論浮麗忘謇謇之忠習諓諓之辭文吏則去法律而學
詆欺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昔
孝文竇后性好黃老而清淨之化流景武之閒臣愚以
為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宮

者徵詣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纘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太后深納其言是後屢舉方正敦樸仁賢之士

翟酺順帝時為將作大匠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而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光武初興愍其荒廢起太學博士舍內外

講堂諸生横卷為海內所集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毁太學太尉趙熹以為太學辟雍皆宜兼存故並傳至今而頃者頹廢至為園採芻牧之處宜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遂起太學更開拓房室學者為酺立碑銘於學

魏劉靖文帝時為大司農衛尉上疏陳儒訓之本曰夫學者治亂之軌儀聖人之大教也自黄初以來崇本太學二十餘年而成者蓋寡繇博士選輕諸生避投高門弟子恥非其倫故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實雖設其教

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為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黜陟榮辱之路其經明修行者則進之以崇德荒教廢業者則退之以懲惡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浮華交游不禁自息矣闡弘大化以綏來賓六合承風遠人來格此聖人之教致治之本也

高柔明帝時為博士執經又上疏曰臣聞遵道重學聖人洪訓褒文崇儒帝者明經昔漢末陵遲禮樂崩壞雄

戰虎爭以戰陣為務遂使儒林之羣幽隱而不顯太祖初興閔其如此在於撥亂之際並使郡縣立教學之官高祖即位遂闡其業興復辟雍州立課試於是天下之士復閑庠序之教親俎豆之禮焉陛下臨政允廸叡哲敷弘大猷光濟先軌雖夏啓之承基周成之繼業誠無以加也然今博士皆經明行脩一國清選而使遷除限不過長懺非所以崇顯儒術帥勵怠惰也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故楚禮申公學士銳精漢隆卓茂縉紳

競慕臣以為博士者道之淵藪六藝所宗宜隨學行優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道教以勸學者於化為弘帝納之

晉戴邈懷帝永嘉中為征南軍司于時凡百草創學校未立邈上疏曰臣聞天道之所大莫大於陰陽帝王之至務莫重於禮學是以古之建國有明堂辟雍之制鄉有庠序黌校之儀皆所以抽道幽滯啓廣才思蓋以六四有困蒙之吝君子大養正之功也昔仲尼列國之大

夫耳興禮脩學於洙泗之間四方髦俊斐然向風身通
者七十餘人自兹以來千載絶塵豈天下小於魯衛賢者之
於曩時勵與不勵故也自頃國遭無安之禍社稷有綴旒
之危冠羯飲馬於長江兇狡鴟張於萬里遂使神州蕭
條鞠於茂草四海之内人迹不交霸主有旰食之憂黎
元懷荼毒之苦戎馬交集於中原何遑籩豆之事哉然
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隳況曠載累紀
如此之久焉今末進後生目不覩揖讓升降之儀耳不

閧鐘鼓管絃之音文章散滅圖讖無遺此盖聖達之所深悼有識之所嗟歎也夫治世尚文遭亂尚武文武遞用久長之道譬之天地昏明交迭自古以來未有不由之者也今或以天下未一非興禮學之時此言似之而不期然夫儒道淪與不可倉卒而成古之俊又必三年而通一經此天下泰平然後脩之則功成事定誰與制禮作樂者哉又貴遊之子未必有斬將搴旗之才亦未有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講肄道義使明珠加磨瑩

之功荆璞發揉琢之榮不亦良可惜乎臣愚以世喪道久人情玩於所習純風日去華競日彰猶火之消膏而莫之覺也今天下告始萬物權輿聖朝以神武之德値革命之運蕩近世之流敝繼千載之絕軌篤道崇儒創立大業明主唱之於上宰輔督之於下夫上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是故雙鵰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飭而赴曲之和作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實在感之而已臣以闇淺不能遠識格言奉誦明令慷慨下

風謂以三時之隙漸就脩建䟽奏納焉於是始脩禮學
王導元帝初遷驃騎將軍領中書監于時軍旅不息學
校未修導上書曰夫治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倫之正
存乎設庠序庠序設五教明德禮洽通彛倫攸敘有恥
且格也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固矣
易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聖王蒙以養正少而教
之使化沾肌骨習以成性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行成德
立而後裁之以位雖王之嫡子猶與國子齒使知道而

後貴其取才用事咸先本之于學故周禮鄉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而受之所以尊道而貴士也人知士之所貴繇乎道存則退而脩其身脩其身以及其家正家以及於鄉學於鄉以登於朝反本復始各求諸巳敦素之業著浮薄之道息教始然也故以之事君則忠用之莅下則仁即孟軻所謂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者也自項皇綱失統禮教陵替頌聲不作于今二紀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隳而况如

此其从者乎先進漸忘揖讓之容後生惟聞金革之響干戈日尋爼豆不設先王之道彌遠華偽之風遂滋非所以習民靖俗端本抑末之謂也殿下以命世之資屬傾危之運禮樂征伐翼成中興將滌穢蕩瑕撥亂反正誠宜經綸稽古建明學校闡揚六藝以訓後生使文武之道墜而復興方今小雅盡廢戎虜扇熾節義陵遲國恥未雪忠臣義士所以扼腕禮樂政刑當並陳以俱濟者也茍禮義膠固純風載洽則化之所陶者廣而德之

所被者大義之所屬者深而威之所振者遠矣由斯而進則可朝服濟河使帝典闕而復補王綱弛而更張饕餮改情獸心革面揖讓而蠻夷服緩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者豈難也哉故有虞舞干戚而三苗化魯僖作泮宮而淮夷服桓公之霸皆先教而後戰今若聿遵前典復道教使朝之子弟並入于學選明博修禮之士而為之師化成俗定莫尚於斯帝納之

荀崧元帝時為太常時方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

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凡有九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崧以為不可乃上疏曰自喪亂以來儒學尤寡今處學則闕朝廷之秀士朝則廢儒學之俊昔咸寧太康元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黃門通洽古今行為世表者領國子博士一則應對殿堂奉酬顧問二則參訓國子以弘儒訓三則祠儀二曹及太常之職以得質疑今皇朝中興美隆往初

宜憲章令軌祖述前典世祖武皇帝應運登禪崇儒興學經始明堂營建辟雍告朔班政鄉飲大射西閣東序河圖秘書禁籍臺省有宗廟大府金庸故事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猶選張華劉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傅䄵孔子沒而微言絶七十二子喪而大義乖自頃中夏殄瘁講誦遏密斯文之道將墜于地陛下聖哲龍飛恢崇道

教樂正雅頌於是乎在江楊二州先漸聲教學士移文于今為盛然方疇昔猶遷之一臣學不章句才不弘通方之華實儒風殊邈思竭駑駘庶增萬分願斯道隆於百世之上縉紳永於千載之下伏聞節省之置皆三分置二博士舊置十九人今五經合九人准古計今猶未能半宜及省節之制以時施行今九人以外猶宜增四願陛下萬幾餘暇時垂省覽宜為鄭易置博士一人鄭儀禮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博士一人穀梁博士一人昔

周之衰下陵上替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孔子懼而作春秋諸侯忌妬懼犯時禁是以微辭妙旨義不顯明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時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無不精究孔子既沒微言將絶於是丘明退撰所聞而為之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發明經義信多奇偉學者好稱之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辭義清俊斷决明審董仲舒之所善也穀梁赤師徒相傳暫立於漢世向歆漢之碩

儒猶父子各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有所取正是以三傳並行於先代通才未能孤廢今去聖久遠其文將墮與其過廢寧與過立臣以為三傳雖同曰春秋而發端異趣按如三家異同之說此乃義則戰爭之場辭以劒戟之鋒於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博其學詔曰松表如此皆經國之務為政所由息馬投戈猶可講藝今雖日不暇給豈忘本而遺存邪可共博士議者詳之議

者多請從崧所奏詔曰穀梁膚淺不足置博士餘如奏

會王敦之難不行

應詹元帝時為後軍將軍上疏曰性相近習相遠訓導之

風宜慎所好魏正始之間蔚為文林元康以來賤經尚道

以玄虛宏放為夷達以儒術清儉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

不由此也今雖有儒官教養未備非所以長育人材納之軌

物也宜修辟雍崇明教義先令國子受訓然後皇儲親臨

釋奠則普天尚德率土知方矣帝雅重其才深納之

袁瓌成帝時咸康中為國子祭酒于時喪亂之後禮教陵遲瓌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教也崇典訓以弘遠大明禮學以流後生所以道萬物之性暢為善之道也宗周既興文史載煥端委垂於南蠻頌聲溢於四海故延陵聘魯聞雅而嘆韓起過魯觀易而美何者立人之道於斯為首孔子恂恂以教洙泗孟軻係之誨誘無倦是以仁義之聲于今猶存禮讓之節時或有之疇昔皇運陵替喪亂屢臻儒林之教漸頹庠序之禮有闕國學索然墳籍莫啓有心之徒抱

志無由昔魏武帝身親介冑務在武功猶尚廢鞍覽卷投戈吟咏況今陛下以聖明臨朝百官以虔恭莅事朝野無虞江外謐靜如之何泱泱之風漠焉無聞洋洋之美墜於聖世乎古人有言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實宜留心經籍闡明學義使諷誦之音盈於京室味道之賢是則是詠豈不盛哉若得給其宅第備其學徒博士僚屬粗有其官則臣之願也疏奏帝從之國學之興自環始也

謝石孝武帝太元初為尚書上疏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翼善輔性惟禮與學雖理出自然必須誘導故洙泗闡弘道之風詩書垂軌教之典敦詩悅禮王化以湏而隆甄陶九流羣生於是乎穆世不常治道亦時亡光武投戈而習誦魏武息馬以脩學懼墜斯文若此之至也大晉受命值世多阻雖聖化日融而王道未備庠序之業或廢或興遂令陶鑄闕日用之功民性靡素絲之益亹亹玄緒翳焉莫抽臣所以遠尋伏念寤寐永歎者也

今皇威遐震戎車方靜將灑玄風於四區導斯民於至德豈可不弘敷禮樂使煥乎可觀請興復國學以訓冑子班下州郡普修鄉校雕琢琳瑯和寶必至大啓羣蒙茂茲成德匪懈于事必由之以道則人競其業道隆學備矣帝納其言

殷茂為國子祭酒時選公卿二千石子弟為學生增造廟屋一百五十五閒而品課無章士君子恥與其列茂言之曰臣聞弘化正俗存乎禮教輔性成德必資於學

先王所以陶鑄天下津梁萬物閑邪納善潛被於日用者也故能疏通玄理窮綜幽微一貫古今彌綸治化且夫子稱回以好學為本七十希聖以善誘歸宗雅頌之音流詠千載聖賢之淵範哲王所同風自大晉中興肇基江左崇明學校脩建庠序公卿子弟竝入國學尋值多故訓業不終陛下以聖德玄一思隆前美順通居方導達物性興復儒肆峑與後生自學建彌年而功無可名憚業避就存者無幾或假託親疾真偽難知聲實渾

亂莫此之甚臣聞舊制國子生皆冠族華冑比列皇儲
而中者混雜蘭艾遂令人情恥之子貢欲去告朔之餼
羊仲尼猶愛其禮況名實兼喪面牆一世者乎若以當
今急病未遑斯典權宜停廢者别一理也若其不然宜
依舊准竊謂臣内外清官子侄普應入學制以程課令
者見生或年在扞格方圓殊趣宜聽其去就各從所安
所上謬合乞付外參議孝武下詔褒納又不施行
李遼清河人孝武時上表曰臣聞教者治化之本人倫

之始所以誘達羣方進德興仁譬諸土石因陶冶成器雖復百王殊禮質文參差至於斯道其用不爽自中華湮没闕里荒毁先王之澤寖聖賢之風絶自此迄今將及百年造化有零否終有泰河濟夷徙海岱清及徘徊天邑感戀罔極乞臣表付外參議又不見省

册府元龜卷六百二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六百三

宋 王欽若等 撰

學校部

奏議第二

宋范泰為國子祭酒時高祖初受命議建國學泰上表曰臣聞風化興於哲王敦倫表於盛世至悅莫先講習甚樂必寄朋來古人成童入學易子而教尋師無遠負糧忘艱安親光國莫不由禮此若能出不由戶則斯道

莫從是以明詔爰發已成渙汗學制既下遠近遵承臣之愚懐少有未達今惟新告始盛業初基天下改覩有志景慕而置生之制取少停多開不來之端非一途而已臣以家推國則知所聚不多恐不足以宣大宋之風引濟濟之美臣謂合遐之家雖制所未達父兄欲其入學理合開通雖小為晨昏所以大引孝道不修春秋則所脳或大故趙盾忠而書弑許止孝而得罪於斯為戒可不懼哉十五志學誠有其文若年降無幾而添有志

向者何必限以一格而不許其進邪楊鵰孫玄實在弱齒五十學易乃無大過昔中朝助教亦用二品潁川陳載以辟大保掾而國子取為助教即大尉淮之弟所貴在於得才無繫於定品教學不篤奬勵不著今有職閑而學優者可以本官領之門地堪二品宜以朝請領助教既可以甄其名品斯以敦學之一隅其二品才堪自依舊從事會今生徒有期而學校未立覆簀實望其速向轍已淹其遲事有以賒而宜急者殆此之謂古人重

寸陰而賤尺璧其道然也時學竟不立
梁周弘正累遷國子博士啓武帝周易疑義凡五十條
又請釋乾坤二繫曰臣聞易稱立象以盡意繫辭以盡
言然後知聖人之情幾乎不可見矣自非含微體極盡
化窮神豈能通志成務探賾致遠而宣尼之比桎梏絶
韋編於漆字軒轅之所聽瑩遷玄珠於赤水伏惟陛下
一日萬幾匪勞神於瞬息凝心妙本常自得於天真聖
智無以隱其幾深明神無以踰其不測至若爻畫之苞

於六經文辭之窮其兩繫名儒劇談以歷載鴻生抵掌以經年莫有試遊其藩未嘗一見其族自制旨降談裁成易道析至理於秋毫濬層氷於幽谷臣親承音旨職司宣授後進詵詵不無傳業但乾坤之藴未剖繫表之妙莫銓使一經深致尚多所惑臣不揣庸淺輕率短陋謹與受業諸生清河張譏等三百一十二人於乾坤二繫象爻未啓伏願聽覽之閑曲垂提訓得使微臣鑽仰成其篤習後昆好事專門有奉自惟多幸俱沐道於堯

年肄業終身不知老之將至詔答曰設卦觀象事遠文高作繫表言辭深理與東魯絶編之思西伯幽憂之作事逾三古人更七聖自商瞿禀承子庸傳受篇簡湮没歳月遼遠田生表淄川之譽梁丘擅瑯琊之學代郡范生山陽王氏人藏荆山之實各盡玄言之趣説或去取意有詳畧近搢紳之學咸有稽疑隨答所問已具别解知與張譏等三百一十二人須釋乾坤文言及二繫萬幾小暇試當討論

陳沈不害文帝天嘉初為衡陽王府中記室叅軍兼嘉德殿學士自梁季喪亂至是國學未立不害上書曰臣聞立人建國莫尚於尊儒成俗化民必崇於教學故東膠西序事隆乎三代環林壁水業盛於兩京自淳源既遠澆波已扇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節是以設訓垂範啓導心靈譬彼染藍類諸琢玉然後人倫以睦卑高有序忠孝之理既明君臣之道攸固執禮自基魯公所以難侮歌樂已細鄭伯於是前亡干戚舞而有苗至

泮宫成而淮夷服長想洙泗之風載懐淹稷之盛有國有家莫不尚矣洎太清季年數鍾否剥夷狄外侵姦回内嬖朝聞鼓鼙夕焰烽火洪儒碩學觧散甚於坑夷五典九丘湮滅逾乎帷盖成均自斯墜業瞽宗於是不修褒成之祠弗陳裸享釋菜之禮無稱俎豆頌聲寂寞遂踰一紀後生敦悦不見函丈之禮晚學鑚仰徒深避席之歎陛下繼歷升統握鏡臨寓道洽寰中威加無外濁流已清重氛載廓含生熙阜品庶咸亨宜其弘振禮樂

建立庠序式稽古典愼簡儒官遴公卿國子皆入於學助教博士朝夕講肄使擔簦負笈鏘鏘接袵方領矩步濟濟成林如切如磋聞詩聞禮一年可以功倍三冬於是足用故能擢秀雄州揚庭觀國入仕登朝資優學以自輔蒞官從政有經業以治身轄駕列庭青紫拾地古者王世子之貴猶與國子齒降及漢儲茲禮不墜暨兩晉斯事彌隆所以見師嚴而道尊者也皇太子天縱生知無待審喻猶宜晦迹俯同專經請業奠爵前師肅若舊

典昔闕里之堂草萊自闢舊宅之內絲竹流音前聖遺烈深垂警戒況復江表無虞海外有截豈得不開闡大猷恢弘至道寧可使玄教儒風弗興聖世盛德大業遂蘊堯年臣末學小生詞無足算輕獻瞽言伏增悚惕詔答曰省表聞之自舊章弛廢微言將絶朕嗣膺寶業念在緝熙而兵革未息軍國草創常恐前世令典一朝泯滅卿才思優洽文理可求弘惜大體殷勤名教付外詳議依事施行

後魏高允為中書令獻文初詔允曰自頃以來庠序不見為日乆矣道肆陵遲學業遂廢子衿之嘆復見於今朕既纂統大業中外咸安稽之舊典欲置學官於郡國使進修之業有所津奇卿儒宗元老朝望舊德宜與中秘二省參議以聞允表曰臣聞經綸大業必以教養為先咸秩九疇亦由文德成務故辟雍光於周詩泮宮顯於魯頌自永嘉以來舊章殄滅鄉閭無雅誦之聲京邑絕釋奠之禮道業陵夷百五十載仰惟先朝每欲憲章

昔典經闕儒風方事尚殷弗遑克服陛下欽明文思纂成洪業萬國咸寧百揆時序申祖宗之遺志興禮樂之絕業爰發德音惟新文教縉紳黎獻莫不幸甚臣承旨勑並集二省披覽使籍備究典紀靡不敦儒以覩其業貴學以篤其道伏思明詔玄同古義宜如聖旨營建學校以勵風俗使先王之道光演於明時郁郁之音流聞於四海請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博士一人

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閑經典世履忠清堪爲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與博士同年限三十以上通業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脩謹堪循名教者先進高門次及中第獻文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也鄭道昭孝文時爲國子祭酒上表曰臣竊以爲崇治之道必也須才養才之要莫先於學今國子學堂房粗置生誦闕爾城南太學漢魏石經丘墟殘毀藜藋榛蕪遊

兒牧豎為之歎息有情之輩實亦悼心況臣親司而不言露伏願天慈廻神紆眄賜垂覽察若臣微意萬一合允重勑尚書門下考論營制之模則三雍可翹立而興毁銘可不日而就樹舊經於帝京播茂範於不朽斯有天下者之美業也不從道昭文表曰臣聞唐虞啓運以文德為本殷周刑治以道藝為先然則禮樂者為國之基不可斯須廢也是故周敷文教四海宅心魯秉周禮強齊歸義及至戰國紛紜干戈遞用五籍灰焚羣儒坑

殄賊仁義之經貴戰爭之術遂使天下分離黔黎塗炭
數十年間民無聊生者斯之由矣爰曁漢祖於行陣之
中尚優引叔孫通等光武中興於撥亂之際乃使鄭衆
范昇校書東觀降逮魏晉何常不殷勤於篇籍篤學於
戎伍伏惟大魏之興也雖羣凶未殄戎馬在郊然猶招
集英儒廣開學校用能闡道義於八荒布盛德於萬國
教靡不懷風無不偃今者秉休平之基開無疆之祚定
鼎伊瀍惟新寶歷九服感至德之和四垠懷擊壤之慶

而蠢爾閩吳阻化江湫先帝爰震武怒戎車不息而停鑾佇蹕留心典墳命故御史中尉臣李彪與吏部尚書任城王澄等妙選英儒以崇文教澄等依旨置四門博士四十人其國子博士太學博士及國子助教宿已簡置伏尋先時意存速就但軍國多事未遑營立自爾迄今垂將一紀學宮凋落四術寢廢遂使碩儒耆德卷經而不談俗學後生遺本而逐末進競之風實由於此矣伏惟陛下欽明文思玄鑒洞達越會未欵務脩道以來

之遐方後服敷文教而懐之垂心經素優悠墳籍將使
化越軒唐德隆虞夏是故屢發中旨敦營學館房宇既
脩生徒未立臣學陋全經識蔽篆素然往年刪定律令
謬預議筵謹依准前修尋訪舊事參定學令事訖封呈
自邇迄今未蒙報判但廢學歷年經術淹滯請學令并
制早勑施行使選授有依生徒可准詔曰具卿崇儒敦
學之意良不可言新令尋班施行無遠可謂職思其憂
無曠官矣道昭又表曰竊惟鼎遷中縣年將一紀縉紳

禠業俎豆闕聞遂使濟濟明朝無覩風之美非所以光
國宣風納民軌物臣自往年以來頻請學令並置生員
前後累上未蒙一報故當以臣職淺濫官無能有所感
悟者也館學既修生房粗構博士見員足可講習雖新
令未頒請依舊權置國子學生漸開訓業使播教有章
儒風不墜後生覩徙義之機學徒崇知新之益至若孔
廟既成釋奠告始揖讓之容請俟令出不報
孫惠蔚宣武初為秘書丞既入東觀見典籍未周乃上

疏曰臣聞聖皇之御世也必幽贊人經参天貳地憲章典故述導鴻猷故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六經百氏圖書秘籍乃承天之正術治人之真範是以溫柔疏達詩書之教恭儉易良禮樂之道爻彖以精微為神春秋以屬辭為化故大訓炳於東序藝文光於麟閣斯實太平之樞宗勝殘之要道有國之靈基帝王之盛業安上靖民敦風美俗其在兹乎及秦棄學術禮經泯絶漢興求訪典文載舉先王遺典

爍然復存曁光武撥亂日不暇給而入雒之書二千餘兩魏晉之世尤重典墳收亡集逸九流咸備觀其鳩閱史篇訪購經論紙竹所載畧盡無遺臣學闕通儒思不及遠徒循章句片義無立而慈造曲覃厠班秘省忝官承乏惟書是司而觀閣舊典先無定目新故雜糅首尾不全有者累帙數十無者曠年不寫或篇第褫落始末淪殘或文壞字誤謬爛相屬篇目雖多全定者少臣今依前丞臣盧昶所撰甲乙新錄欲裨殘補缺損併有無

較練句讀以為定本次第均寫永為常式其秘省先無
本者廣加推尋搜求令足然經記浩博諸子紛綸部帙
既多章篇紕繆當非一二校書歲月可了今求令四門
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秘書省專精校考參定字
義如蒙聽許則典文允正羣書大集詔許之
南安王楨之子英宣武時為吏部尚書奏謹按學令
州郡學生三年一較所通經數因正使列之然後遣使
就郡練考臣伏惟聖明崇道顯成均之風藴義光膠序

之美是以大學之館久置於下國四門之教方稱於京里許習訓淹年聽授累紀然僑造之流應升於魏闕不革之輩宜返於齊民頃以皇都遷構江陽未一故鄉校之訓弗遑上請致薰蕕之賞均誨學庭蘭蕭之體等教文肆令外宰京官銓考向訖求遣四門博士明通五經者道别較練依令黜陟詔曰學業墮廢為日已久非一朝能勸此當别勅

劉芳為侍中領國子祭酒宣武時芳上表曰夫為國家

者罔不崇儒尊道學校為先成復政有實文茲範不易諒由萬端茲始衆務所稟故也唐虞已往典籍無據隆周已降任居虎門周禮大司徒云師氏掌以媺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虎門路寢之門王視朝於門外畫虎為司王朝言察王之視朝也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中失謂中禮及失禮者蔡氏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虎門左敷陳六藝以教國子今之祭酒即周師氏雒陽記國子學官與天子對太學在開陽門外按學記云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鄭氏注云内

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由斯而言國學在内太學在外明矣按如雒陽記猶有仿像臣愚謂今既徙縣崧瀍皇居伊雒宫闕府寺僉復故址至於國學豈可外替挍量舊事應在宫門之左右至如太學基所炳在仍舊營搆又去太和二十年發勑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臣按自周以來學惟有二或尚西或尚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蓋有六師氏居内太學在國四小在郷郊禮記云周人養庶老於

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禮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
太子齒注云四學周四郊之虞庠也按大戴保傅篇云
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
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
而問道周之五學於此彌彰按鄭注學記周則六學所
以然者法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
學庠序之官此其正也漢魏已降無復四郊謹尋先時
宜在四門按王肅注云天子四郊有學去王都五十里

考之鄭氏不云遠近今太學故坊基址寬曠四郊別置相去遼潤簡督難周計太學坊弁作四門猶為太廣以臣愚量同處無嫌且今時置制多循中代未審四學應從古否求集儒禮官議定其所從之遷中書令祭酒如故

崔光孝明時為車騎大將軍領國子祭酒上表曰詩稱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又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傳曰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而不卹其人是

以書始稽古易本山泉觀於天文以察時變觀於人文以化天下孟子撥實衡向計說安世記篋於汾南伯山抱卷於河右元始孤論充漢帝之坐孟皇片字懸魏王之帳前哲之寶重墳典珍愛分篆猶若此之至也矧廼聖典鴻經炳勒金石理為國楷義成家範迹實世模事則人軌千載之格言百王之盛烈而令樊荒汙毀積榛棘而弗掃鼪鼬之所栖宿童豎之所登踞者哉誠可為痛心疾首拊膺扼腕伏惟皇帝陛下孝敬日休自天縱

睿垂心初學儒業方熙皇太后欽明慈淑臨制統化崇道重教留神翰林將披雲臺而問禮拂麟閣以招賢誠宜將開闕里清彼孔堂而使近在城闉面接宫廟舊校為墟子衿永替豈所謂建國君民教學為先京邑翼翼四方是則也尋石經之所起自炎劉繼以曹氏論初乃三百餘載計未向二十紀矣昔來雖屢經戎亂猶未大相傾如聞往者刺史臨州多構圖寺道俗諸用稍有發掘基蹠泥灰或出於此皇都始遷尚可補復軍國務殷

遂不存簡官私顯隱漸加剥撤播麥納菽秋春相因閉生蒿杞時致火燎由是經石彌滅文字增缺職忝胄教參掌經訓不能繕修頽墜興復生業倍深慚恥今來還國子博士一人堪任幹事者主周視驅禁田收制其踐穢科閱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補綴詔曰此乃學者之根原不朽之永格垂範將來憲章之本便可一依公表光乃令國子博士李郁與助教韓神固劉燮等勘校石經其殘缺者石功并字多少欲補治之於後靈太后廢遂

寢
羊深前廢帝時為散騎常侍兼侍中是時膠序廢替名教陵遲深乃上疏曰臣聞崇禮建學列代之所循尊經重道百王所不易是以均𡋯洞啓昭明之頌載揚膠序大闢郁穆之詠斯顯伏惟大魏乘乾統物欽若奉時模唐軌虞率由前訓重以高祖累聖垂衣儒風載蔚得才之盛如彼薪𣝗固以追隆周而𣪠驅駕炎漢而獨邁宣皇下武式遵舊章用能揄揚盛烈聿修厥美自兹已降

世極道消風猷稍遠澆薄方競退讓寂寥地競靡節進必吏能外非學藝是使刀筆小用計日而期榮專經大才甘心於陋巷然治之為本斯貴得賢茍值其人豈拘常檢三代兩漢異世間出或釋褐中林鬱登卿尹或投竿釣渚徑升公相事炳丹青義在往策悠哉邈乎不可勝紀竊以今之所用弗修前矩至如當世通儒冠之盛德見徵不過四門登庸不越九品以此取士求之濟治譬猶卻行以及前之燕而向楚積習之不可者其所由

來漸矣昔魯興泮宮頌聲爰發鄭廢學校國風已譏將以納民軌物莫始於經禮菁莪育才義光於篇什自兵亂以來垂將十載干戈日陳俎豆斯闕四海荒涼民物凋弊名教頓虧風流殆盡世之陵夷可為歎息陛下中興纂歷理運惟新方隅稍厚實惟文德但禮賢崇讓之科治世未備還淳反朴之化起言斯穆夫先黄老而退六經史遷終其成蠹貴玄虛而賤儒術應氏所以亢言臣雖不敏敢忘前載且魏武在戎尚修學校宣尼推論

造次必儒臣愚以為宜重修國學廣延胄子使函丈之教日聞釋奠之禮不闕弁詔天下郡國興立儒教考課之程咸依舊典苟經明行脩宜擢以不次抑斗筲喋喋之才進大雅汪汪之德博收鴻生以光顧問㮣維奇異共精得失使寰區之内競務仁義之風荒散之餘漸知禮樂之用豈不美哉臣誠闇短敢慕前訓用稽古義上塵聽覽伏望陛下垂就日之鑒齊非煙之化儻以臣言可採乞特施行廢帝善之

北齊邢邵西魏出帝時為國子祭酒與楊愔魏文請置學奏曰二黌兩學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下土以彰則天之軌養黃髮以詢哲言育青衿而敦典教用能享國長久風徽萬祀者也爰暨亡秦改革其道坑儒滅學以蔽黔黎故九服分離祚終二代炎漢勃興更脩儒術故西京有六學之義東京有三雍之盛逮自魏晉撥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絕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列教序於鄉黨敦詩書於郡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

駕未遑多就弓劒弗追世宗統歷聿遵先緒永平之中
大興板築續以戎馬生郊雖逮為山還停一簣而明堂
禮樂之本乃鬱荆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
迹城隍嚴固之重闕碑石之工墉堞顯望之要少樓櫓
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非所謂追隆堂搆儀刑
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高祖大造區夏道侔姬文擬祀
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地不修仍同畎澮即使高皇神
享闕於國陽崇事之典有聲無實此臣子所以匪寧億

兆無所停望也臣又聞官方受能所以任事既任事矣酬之以祿如此則上無曠官之譏下絶尸素之謗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無教授之實何異兎絲燕麥南箕北斗哉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禮樂以風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司勤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臣以為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晏經國要重理應先營脫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以愚量之宜

罷上方彫美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工并減瑶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鐫琢之勞停諸事役非世急者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美崇棚高墉嚴壯於外槐宫棘寺顯麗於中更明古今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之於上庠游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靈太后令曰配饗大禮爲國之本比以戎馬在郊未遑脩繕今四海晏寧當敕有司别議經始

隋牛弘高祖開皇初為秘書監以典籍未備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經籍所興由來尚矣爻畫肇於庖羲文字生於蒼頡聖人所以弘宣道教博通古今揚於王庭肆於時夏故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志武王問黄帝顓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握符御歴有國家者曷常不以詩書而為教因禮樂而成功也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刪詩

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治國立身作範垂法及秦皇馭㝢吞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墳籍盡皆掃地本既先亡從而顛覆臣以圖讖言之經典盛衰信有徵數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改秦之弊敦尚儒術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巖往往間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內有延閣秘書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為盛

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宫室圖書竝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於是鴻生鉅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遠斯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秘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播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武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秘書内外三閣遣秘書郎鄭默删定舊文時之論者美其朱紫有别晉

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秘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雖古人舊簡猶云有缺新章後錄鳩集已多足得恢弘正道訓範當世屬劉氏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冦竊競興因河據雒跨秦帶趙論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泓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僭僞之盛莫過二秦以此而論足可明矣故知衣冠軌物圖畫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晉宋

之際學藝為多齊梁之閒經史彌盛宋秘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畧撰為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為七録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秘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内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王儉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荆州故江表圖書因斯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雒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

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缺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雒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為少臣以經書自仲尼已後迄於當今年逾千載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臨區宇功無與二德冠往初自華夏分離彝倫攸斁其

間雖覇王迭起而世難未夷欲崇儒業時或未可今土宇邁於三王民黎盛於兩漢有人有時正在今日方當大弘文教納俗昇平而天下圖書尚有遺逸非所以仰恊聖情流訓無窮者也臣史籍是司寢興懷懼昔陸賈奏漢祖云天下不可馬上治之故知經邦立政在於典謨矣為國之本莫此攸先今秘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集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然士民殷雜采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恡惜必須勒之以天威引

之以徽利若猥發明詔豚開牘賞刖異典必臻覬闇斯

積重道之風超於前世不亦善乎伏願天鑒少垂炤察

帝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疋一二年間篇籍

稍備

柳昻為上開府時高祖受禪昻見天下無事可以勸學

行禮因上表曰臣聞帝王受命建學制禮故能移既往

之風成惟新之俗自魏道將謝分割九區關右山東久

為戰國各逞權詐俱殉干戈賦役繁重刑政嚴急盖救

焚拯溺無暇從容非朝野之願以至於此晚世因循遂成希慕俗化澆弊流宕忘反自非天然上哲挺生於時則儒雅之道綱禮之制衣冠民庶莫肯用心世事所以未清軌物由兹而壞伏惟陛下稟靈上帝受命昊天合三陽之期應千祀之運往者周室傾毀區宇沸騰聖册風行神謨電發端座廊廟蕩滌萬方俯順幽明君臨四海擇萬古之典無善不為改百王之弊無惡不盡至若因循緣義為其節文故以三百三千事高前代然下土

黎獻尚未盡行臣誅蒙獎策從政藩部人庶軌儀實見多闕儒風以墜禮教猶微是知百姓之心未能頓變仰惟深思遠慮清念下民漸被以儉使至於道臣恐業淹事緩動延年世若行禮勸學道教相催必當靡然向風不遠而就家知禮節人識義方比屋可封輙謂匪遠帝覽而善之

劉炫開皇中與諸儒脩定五禮授旅騎尉開皇二十年廢國子四門及州縣學惟置太學博士二人學生七十

二人炫上表言學校不宜廢情理甚切高祖不納

冊府元龜卷六百三

欽定四庫全書

册府元龜卷六百四　　宋　王欽若等　撰

學校部

奏議第三

唐房玄齡太宗時為左僕射貞觀二年十二月與國子博士朱子奢建議云武德中詔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享臣以周公尼父俱稱聖人庠序置奠本縁夫子故晉宋梁陳及隋大業故事皆以孔丘為先聖

顔回為先師歴代所行古今通允伏請停祭周公升夫子為先聖以顔回配享詔從之

許敬宗為太子右庶子檢校中書侍郎貞觀二十年詔曰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髙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賈逵總二十四座春秋二仲行釋奠之禮初以儒官自為祭主直云博士姓名昭告于先聖又州縣釋奠亦以博士為主敬宗奏曰按禮記文王

世子凡學春官釋奠於先師鄭注云官謂詩書禮樂之
官也彼謂四時之學將習其道故儒官釋奠各於其師
既非國學行禮所以不及先聖至於春秋二時合樂之
日則天子視學命有司典禮即總祭先聖先師焉秦漢
釋奠無文可檢 至於魏武則使太常行事自晉宋已降
時有親行而學官主祭全無典實且名稱國學樂用軒
懸尊俎咸儀盖皆官備在於臣下理不合專况凡在小
神猶皆遣使行禮釋奠既准中祀據理必須稟命今請

國學釋奠令國子祭酒為初獻祝詞稱皇帝謹遣仍令司業為亞獻其諸州刺史為初獻上佐為亞獻博士為終獻縣學縣令為初獻丞為亞獻博士既無品秩請主簿及尉通為終獻若有闕並以次差攝州縣釋奠既請刺史縣令親獻主祭望准祭社同給明衣脩附禮令以為永則

長孫無忌為太尉高宗顯慶二年七月十一日議曰按新禮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又准貞觀二十一年以

孔子為先聖更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與顏回俱配尼父於太學竝為先師今據永徽令聞改用周公為先聖遂黜孔子為先師顏回丘明竝為從祀謹按禮記云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鄭玄注曰官謂詩書禮樂之官也先師者若漢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為師者又禮記曰始立學釋奠于先聖鄭玄注曰若周公孔子也據禮為定昭然自別聖則非周即孔師則偏善一經漢魏以來取捨各異顏回孔子互作先

師宣父周公迭為先聖求其節文遞有得失所以貞觀之末親降綸言依禮記之明文酌康成之奥說正夫子為先聖加衆儒為先師永垂制於後昆革往代之紕繆而今新令不詳制㫖輙事刋改遂違明詔但成王幼年周公踐極制禮作樂功比帝王所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為六君子又說明王孝道乃述周公嚴配此即姬旦之鴻業合同王者祀之儒宫就享實貶其功仲尼生衰周之末極文喪之弊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弘聖教於六經

闡儒風於千世故孟軻稱生民以來一人而已自漢已降奕葉封侯崇奉其聖迄於今日胡可降茲上哲俯於先師且丘明之徒見行其學貶爲從祀亦無故事今請改令從詔於義爲允其周公仍依別禮配享武王詔從之

陳子昂梓潼射洪人則天光宅元年昂上疏曰臣竊獨有私恨者惟陛下之欲興崇大化而不知國家大學之廢積歲月久矣學堂荒穢畧無人蹤詩書禮樂罕聞習者陛

下明詔尚未及之愚臣所以私恨也臣聞天子立太學所以聚天下賢英為政教之首君臣上下之禮於是興焉揖讓尊俎之節於此生焉是以天子得賢臣由此也今則荒廢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豈可得哉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隳奈何天子之政而輕禮樂哉陛下何不詔天子冑子使歸大學而習業乎斯亦國家之大務也

韋嗣立為鳳閣舍人聖歷二年十月嗣立上疏曰臣聞

禮記曰化民成俗必由學乎學之於人其用益博故立
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王之諸子卿大夫士
之子及國之俊選皆造焉故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
須學而成者國家自永淳以來國學廢散胄子棄缺時
輕儒學之官莫存章句之選貴門後進競以僥倖升班
寒族常流復因凌替弛業考試之際秀茂罕登驅之臨
人何以從政又垂拱已後文明在辰盛典洪休日書月
至因籍際會入仕尤多陛下誠能下明制發德音廣開

庠序大敦學校三舘生徒即令追集王公已下子弟不容別求仕進皆入國學伏膺訓典崇飾舘廟尊尚儒師盛陳奠菜之儀宏敷講說之會使士庶觀聽有所發揚引奬道德於是乎在則四海之內靡然向風矣
劉子玄玄宗開元初為左庶子上孝經注義曰謹按俗所行孝經題曰鄭氏注爰在近古皆云鄭康成而魏晉之朝無有此說至江左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太元元年再聚羣臣共論經義有荀昶撰集孝經諸說始

以鄭氏爲宗自宋梁以來多有異論陸澄以爲非玄所
注請不藏於秘省王儉不依其請遂得見傳於時魏齊
則立於學官著在律令盖由魯俗無識故致斯訛舛然
則孝經非玄所注其驗十有二條據鄭君自注云遭黨
錮之事逃難注禮黨錮事觧注古文尚書毛詩論語爲
袁譚所逼未至元城乃注周易都無注孝經之文其驗
一也鄭君卒後弟子追論師所注述及應對時文謂之
鄭志其言鄭所注者惟有毛詩尚書周易都不言孝經

其驗二也又鄭志目錄記鄭之所注五經之外有中候書傳七政論乾象歷六藝論毛詩譜答臨碩難禮臨碩名姓時為學官駁許慎異義發墨守箴膏肓及答甄子然等書寸紙片言莫不悉載若有孝經之注無容匿而不言其驗三也鄭之弟子教授門徒祖述師言更相問答編錄其語謂之鄭記惟載詩書禮易論語其言不及孝經其驗四也趙商作鄭先生碑銘具稱諸所注義駁論亦不言注孝經晉中經簿周易尚書尚書中候尚書大傳毛詩

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凡九書皆云鄭氏注名玄至於孝經則稱鄭氏觧無名玄二字其驗五也春秋緯演孔圖云康成注三禮詩易尚書論語其春秋則有評論宋均詩緯序云先師北海鄭司農則均是玄之傳業弟子也師所注述無容不知云春秋孝經維有評論玄之不注於此特明其驗六也又宋均孝經緯注引鄭六藝論敘孝經云玄又為之注司農論如是而均無聞焉有義無辭令余昏惑舉鄭之語而云無聞其驗七也宋均春秋

緯注云玄為春秋孝經畧說則非注之謂所言玄又為之注者汎辭耳非實事其序春秋亦云玄又為之注寧可復責以實注春秋乎其驗八也後漢史書存於代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袁崧等其為鄭玄傳者載其所注皆無孝經其驗九也王肅孝經傳首有司馬宣王之奏玄奉詔令諸儒注述孝經以肅說為長若先有鄭注應言及而都不言鄭其驗十也王肅注書發揚鄭短凡有小失皆在聖證若孝經此注亦出鄭氏被肅攻擊者最

應煩多而肅無言其驗十一也魏晉朝賢辨論時事鄭氏諸注無不得隱未有一言引孝經之注其驗十二也凡此証驗易為討覈而代之學者不覺其非秉彼謬說競相推舉諸儒不立學官此注獨行於代觀夫言語鄙陋義理乖疎固不可以示彼後來傳諸不朽如古文孝經孔傳本出孔氏壁中語甚詳正無俟商榷而曠代亡逸不復流行至隋開皇十四年侍書學生王孝逸於京市陳人處買得一本送與著作郎王邵以示河間劉炫

仍令較定而此書更無兼本難可依憑𠕋輙以所見率意刊改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以為此書經文盡正傳義甚美而歷代未嘗置於學官良可惜也然則孔鄭二家雲泥致隔今綸音發問較其短長愚請行孔廢鄭於義為允又今俗所行老子是河上公注其序云河上公者漢文帝時人結草菴於河曲乃以為號前所以注老子授文帝因冲空上天此乃不經之鄙言流俗之虗語按漢書藝文志注老子者二家河上所釋無聞焉爾

豈非注者欲神其事故假造其說邪然其理乖謬雖使
纔別朱紫粗分菽麥亦皆嗤其過謬而况有識者乎豈
如王弼英才俊識賾微索隱考其所注義旨爲優必黜
河上公昇王輔嗣在於學者實得其宜又按漢書藝文
志易有十三家而無子夏作傳者至梁阮氏七錄始有
子夏易六卷或云韓嬰作或云丁寛作然據漢書藝文
志韓易有二篇丁易有八篇求其符會則事殊隳刺者
矣以東魯伏膺文學與子游齊列西河告老名行將夫

子連蹤歲越千齡時經百代其所著述沉翳不行豈非後來假憑先哲亦猶石崇謬稱阮籍郭璞濫名周寶必欲行用深以為疑子玄又上言曰臣才雖下劣而學實優長竊自不遜以為近古已來未之有也當以鄭氏孝經河上公老子二書訛舛不足流行孔王兩家實堪師授每懷此意其願莫從伏見去月十日敕令所司詳定四書得失具狀聞奏臣等草議請行孔王二書牒禮部訖但今庸儒淺識聞見不周可與共成難與慮始葢孔

父有言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此則今古循環愚智往復豈前者必是而後者獨非乎是以老篇莊子興於晉代公羊穀梁寢於魏日春秋左氏因元凱而方著尚書孔傳至光伯而始行斯皆尚好不同晚乃覺悟承習既久近輙弛張伏惟開元皇帝陛下常以九重餘隙窮覽文藝百氏詳觀游心經典爰降綸綍俯逮芻蕘臣輙以愚識上符睿旨伏望明恩曲垂炤察如將為允請即班行不可使隨流腐儒參論其義景寅中書門

下奏曰劉子玄奏注孝經請廢鄭依孔注老子請停河上公行王易傳非子夏所造者子玄博識誠則純儒全非衆家亦則未可且孝經鄭義行已多時老子河注用亦云从并子夏易傳文不折於片言望並付所司令諸儒與子玄對質定必須理勝義成不得飾詞爭辨論定聞奏是時尚書禮部奏議曰臣得國子博士司馬貞等議稱今文孝經是漢河間王所得顏芝本劉向以本參較古文省煩除惑定為此一十八章其注相承云是鄭

玄所作而鄭志及目錄等不載故往賢共疑焉惟荀昶
范曄以爲鄭注故昶集解孝經具載此注而其事云以
鄭爲主是先達博選以此注爲優且其注縱非鄭氏所
作而義亦敷暢頗將爲得雖數處小有隱實亦未爽經
通其古文二十二章元出孔壁先是安國作傳後遭巫
蠱代未之行荀昶集注之時尚有孔傳中國遂亡其本
近儒欲崇古學妄作此傳假稱孔氏輒穿鑿改更僞作
閨門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且閨門之義近俗之語

必非仲尼正說按其章云閨門之内具禮矣乎嚴親嚴兄妻子臣妾繇百姓徒役之句凡鄙不合經典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已下别為章乃加子曰二字然故者連上之詞既為章首不合言故是古文既亡後人妄開此等數章以應二十二章之數非但經文不真抑亦傳文淺偽又注云因天之時就地之利暴其肌體朝暮從事露髮塗足少而習之其心安焉此語雖旁出諸子引之為注何言之鄙俚乎與鄭玄所云分别五土視其高

下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優劣懸殊曾何等級今議者欲取近儒詭說殘經缺傳而廢鄭注理實未可望請准令式孝經鄭注與孔傳依舊俱行又得議稱老子道德者是謂玄言注家雖多罕窮厥旨河上蓋愚虛之號漢史實無其人然其注以養神為宗以無為為體其詞近其理弘小足以脩身潔誠大可以寧人安國故顧歎曰河上公雖曰注書即史立教皆沒略遠體指明近用斯可謂知言矣王輔嗣雅善玄談頗探道要窮神明乎

槖籥守靜默於玄牝其理暢其旨微在於玄學頗謂所長至若近人立教脩身弘道則河上為得今望請王河二注令學者俱行又得議稱謹按劉向七畧有子夏傳但此書不行已久今所存者多失真本又荀勗中經簿子夏傳四卷或云丁寛所作是先達疑非子夏矣又隋書經籍志云子夏傳殘缺梁氏六卷今兩卷是其書錯謬多矣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畧云易傳子夏韓氏而載薛虞記又今秘庫有子夏傳薛虞記其傳文質畧指趣

非遠無益後學不可將帖正經伏奉今年三月十日勑曰孝經者德教所先自則天以來獨宗鄭氏遺旨今則無文又子夏易傳近無習者輔嗣注者亦甚甄明諸家所傳互有得失獨據人說能無短長令儒官詳定所長令明經者依習若將理等亦可兼行其作易者兼帖子夏易傳詳其可否奏聞者又奉四月九日勑曰太子左庶子劉子玄奏孝經注請廢鄭依孔老子注請停河上公行王輔嗣易傳非子夏所造者付臣所司令諸儒與

子玄對質定詳必須理勝義成不得飾詞爭辯者臣等國子博士司馬貞太學博士郄甞通等十人對如前子玄請依諸儒為定

馬懷素開元初為秘書監以書籍散逸條流無敘懷素上疏曰南齊已前墳籍舊編王儉七志已後著述其數盈多隋志所書亦未詳悉或古書近出前志闕而未編或近人相傳浮詞鄙而猶記若無編錄難辨淄澠望簡括近書篇目幷前志所遺者續王儉七志藏之秘府於

是名學涉之士國子博士尹知章等分部撰録幷刊正
經史粗創首尾
李元瓘爲國子司業開元八年三月上言三禮三傳及
毛詩尚書周易等竝聖賢微旨生人教業必事資經遠
則斯道不墜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
皆諳讀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
歷代宗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絶旣事
資訓誘不可因循其學生望請各量配作業幷貢人預

試之日習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並請帖十通五許其入策以此朋勸即望四海均習九經該備從之又奏先聖孔宣父廟先師顔子配座今其像立侍準禮授坐不立授立不跪況顔子道亞生知才先入室旣當配享其儀見立請據禮文合從侍坐又四科弟子閔子騫等並服膺儒術親承聖教復列像廟堂不參享祀謹簡祠令何休范甯等二十二賢猶沾從祀豈有升堂入室之子猶不沾配享之餘望請春秋釋奠列享在二十二賢之上

七十子文翁之壁尚不缺如豈有國庠遂無闕繪請命有司圖形於壁兼爲立贊庶敦勸儒風光崇聖列曾參孝道可崇猶受經於夫子望准二十二賢預享從之

楊瑒爲國子祭酒開元十七年三月上言曰太學者激人務禮樂敦詩書也古制卿大夫子弟及諸侯歲貢小學之異者咸造焉故曰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班以品類分以師長三德以訓之四教以睦之人既知勸且務通經學成業著然後爵命加焉

以之劾職則知禮節以之蒞人使識廉讓則棫樸之咏興也伏聞承前之例監司每年應舉者常有千數簡試取其尤精上者不過二三百人省司重試但經明行脩即與擢第不限其數自數年以來省司定限天下明經進士及第每年不過百人兩監惟得一二十人若常以此數而取臣恐三千學徒虛廢官廩兩監博士濫縻天祿臣竊見流外入仕諸色出身每歲尚二千餘人方於明經進士多十餘倍自然服勤道業之士不及胥吏浮

虗之徒以其効官豈識於先王之禮義國家大啓庠序廣置教道厚之以政始訓之以士先豈徒然哉將有以也陛下設學校務以勸進之有司為限約務以黜退之臣之微誠實所未曉臣伏見承前以來制舉遁迹丘園孝悌力田者或試時務策一道或通一經粗明文義即放出身亦有與官者此國家恐其遺才至於明經進士服道日久請益無倦經策既廣文辭極難監司課試十已退其八九考功及第十又不收其一二若長以為限

恐儒風漸墜小道將興若以出身人多應須諸色都城豈在獨抑明經進士也玄宗甚然之

歸崇敬爲國子祭酒兼集賢學士代宗大歴五年皇太子欲以仲秋之月於國學行齒冑之禮崇敬以國學及官名不稱請改國學之制兼更其名曰禮記王制曰天子學曰辟雍又五經通義云辟雍養老教學之所也以形制言之雍壅也辟璧也雍水環之圓如璧形以義理言之辟明也雍和也言以禮樂明和天下禮記亦謂之

澤宮射義云天子將祭必將肖射於澤宮故前代文士亦呼云璧池亦曰璧沼亦謂之學省後漢光武立明堂辟雍靈臺謂之三雍宮至明帝躬行養老於其中晉武帝亦作明堂辟雍靈臺親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又别立國子學以殊士庶永嘉南遷惟有國子學不立辟雍北齊立國子寺隋初亦然至煬帝大業十三年改爲國子監今國家富有四海聲名文物之盛惟辟雍獨缺伏請改國子監爲辟雍省又以祭酒之名非學官所宜按

周禮師氏掌以媺詔王教國子請改祭酒為大師氏立正三品又司業者義在禮記云樂正司業長也言樂官之長司主此業爾雅云大板謂之業桜詩周頌設業設簴崇牙樹羽則業是懸鍾磬之簨簴也今太學既不教樂於義則無所取請改司業一為左氏一為右氏位正四品上又以五經六籍古先哲王政理之式也國家創業制取賢之法立明經發微言於衆學釋回增美選賢與能自艱難以來取人頗易考試不求其文義及第先

取於帖經遂使顓門業廢請益無從師資禮虧傳授義絶今請以禮記左傳爲大經周禮儀禮毛詩爲中經尚書周易爲小經各置博士一員其公羊穀梁文疏既少請共准一中經通置博士一員所擇博士兼通孝經論語依憑章疏講解分明注引旁通十問得九兼德行純潔文詞雅正儀刑規範可爲師表者令四品以上各舉所知在外者給驛年七十已上者蒲輪其國子太學四門三舘各立五經博士品秩上下生徒之數各有差其

舊博士助教直講經直及律館算館書館助教請皆罷省其教授之法學生置監謁同業師其所執贄叚修一束清酒一壺布衫一叚其色隨師所服出中門延入與坐割脩斟三爵而止乃發篋出經摳衣前請師為依經辨理畧舉一隅然後就室每朝晡二時請益師亦二時居講堂説釋道義發明大體兼教以文行忠信之道示以孝悌睦友之義旬省月試時考歲貢以生徒及第多少為博士考課上下其有不率教者則夏楚扑之國子

之不率教者則申禮部移為太學生太學之不變者移為四門四門之不變者復本役終身不齒雖率教九年而學不成者亦歸之州學其禮部考試之法請無帖經但於所習經中問大義二十得十八為通兼論語孝經各問十得八兼讀所問文注義疏必令通熟者為通一又於本經問時務策三道通三為及第其中有孝行聞於鄉閭者舉解具言於習業之下省試之日覩其所實義少兩道亦請兼收其天下鄉貢亦如之習業考試止

於明經名得第者授官之資與進士同若此則教義日深而禮讓興別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太學中來者也詔下尚書集百寮定議以聞議者以為省者禁也非外司所宜名周禮代掌其職者曰氏國學非代官不宜為太師氏其餘大抵以俗習既久重難改作其事不行德宗建中三年二月崇敬奏上丁釋奠其日准舊例合集朝官講論五經文義自大歴五年以前常行不絕其年八月以後權停講論今既日逼恐須復舊依奏

宇文炫為右補闕以德宗貞元三年正月上言請京畿諸縣鄉村廢寺並為學並上制置事三十餘件疏奏不報

裴肅貞元中為國子司業奏爾雅為六經文字之楷老子是聖人玄微之旨請勒天下明經進士五經及明一經進士五經及諸科舉人依前習道德經者宜准天寶元年勑處分應合習爾雅者並准舊式初天寶元年尊崇道教以老子乃玄元皇帝微言與古不可列為小經

令有司以爾雅代老子至貞元五年四月宰臣又議云所習爾雅多是草木鳥獸之名無益理道又令舉人停爾雅改習道德經至是又改焉

武少儀為國子司業貞元十七年五月訛言云外人妄談禁中事神威軍令將吏分捕入軍中鞫問時國子監學生何竦曹壽被收少儀上疏言太學生何竦曹壽等今月十四日有兩人稱是神威軍官健本軍奏進止令追其人亦不言姓名緣神威是禁軍稱奉進止所由不

敢隨去臣亦不敢牒問經今二日更不見廻臣伏以何
竦曹壽等學生之中素無異迹皆勤藝業臣職在監臨
頗所諳悉察訪遊處不涉非違今忽被軍中密收恐横
被詿誤太學生冑多來自遠方自見追此二人不知其
故咸聞驚懼莫敢保安何竦等儻情理難容伏乞明示
罪狀加以刑法如或枉遭誣執伏計必盡其辭冀無濫
罰人知懲警臣謬當承乏職令生徒令其干犯國章敢
逃罪責由是何竦曹壽得釋

馮伉為國子祭酒憲宗元和元年四月伉奏應觧補學生等國家崇儒本於勸學既居庠序宜在交脩有其藝業不勤遊處非類樗蒱六博酗酒喧爭凌慢有司不脩法度有一於此並請觧退又有文章帖義不及格限頻經五年不堪申送者亦請觧退其禮部所補學生到日亦請准格帖試然後給厨後每月一度試經年等第不進者停厨庶以止姦示其激勸又准格九年不及第者即出監訪聞比來多改名却入起今已後如有此類請

送法司准式科處勑旨從之
元和二年八月國子監奏准勑今月二十四日諸州府
鄉貢明經進士見訪宜令就國學官講論質定疑義仍
令百僚觀禮者伏恐學官職位稍卑未足飾揚盛事伏
請選擇常叅官有儒學者三兩人與學官有儒學者庶
聖朝盛典輝映古今於是命兵部郎中蔣武考功員外
郎劉伯芻著作郎李蕃太常博士朱頡鄭王府諮議章
庭規同赴國子監講論是年十二月國子監奏兩京諸

館學生總六百五十員請每館定額如後兩監學生總五百五十員國子館八十員太學館七十員四門館三百員廣文館六十員律館二十員書館十員算館十員

又奏伏見天寶以前國館學生其數至多並有員額至永泰後四監置五百五十員東監近置一百員未定每館員額今謹具定額如後伏請下禮部准額補置勑旨依奏

鄭餘慶爲太子少師判國子祭酒事元和十三年十一

月餘慶以太學荒墜日久生徒不振遂奏請率文官俸祿脩廣兩京國子監時論美之十四年十二月餘慶又奏請京見任文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及外使兼京正員官者每月所請料錢請率計每貫抽一十文以充國子監脩造先師廟及諸室宇繕壁經公廨雜用之餘益充本錢諸色隨便宜處置臣以為胥事文吏無非孔徒所取至微足以資學教化之根本人倫之紀綱陛下文德武功戡亂除暴事超歷代道冠百王國學毀壞荒蕪

蓋以兵戎日久而葺修未暇也今寇難滌蕩天下砥平爰俾耆臣叨領儒職臣兢於受命敢不肅恭伏念旬時莫過於此伏望天恩便賜允許仍令戶部每月據數並以實錢付國子監其東都留司京官亦准數率錢便充東都國子監脩理制可

韋乾度為國子祭酒穆宗長慶二年閏十月奏當監四館學生每年有及第闕員其四方有請補學生人並不曾先於監司陳狀便自投名禮部計會補署監司因循

日久官吏都簡舉但准禮部開牒收管有乖太學引進之路臣既忝守官請起今已後應四舘有闕其每年請補學生者須先經監司陳狀稱請替某人闕監司則先考試通畢然後具姓名申禮部仍稱堪充學生如無監司解申請不在收管之限舊例每給付厨房動多喧競請起今以後當監進士明經等待補署畢關牒到監司則重考試其進士等若重試及格當日便給厨房其明經等考試及格後待經監司解送則給厨房庶息喧爭當監

四館學生有及第出監者便將本住房轉與親故其合得房學生則無房可給請起今以後學生有及第出監者仰館子先通狀納房待有新補學生公試畢後便給令居住當監承前並無專知館博士請起今以後每館衆定一人知館事如生徒無故喧競者仰館子與業長通狀領過知館博士則准監司條流處分其中事有過悮衆可容恕監司自議科决如有悖慢師長彊暴鬬打請牒府縣錮身遞送鄉貫勑旨宜依
文宗太和五年十二月國子祭酒裴通奏當司所授丞

簿及諸博士助教直講等謹按六典云丞掌判監事凡六學生每有業成上于監者以其業與司業祭酒試之明經帖經口試策經義進士帖一中經試雜文策時務徵事注云其試法皆依考功口試明經帖限通八以上明法明筭皆通九以上主簿掌印從檢凡學生有不率師教者則舉而免之其頻三年下第九年在學無成者亦如之注云假如違程限及作樂雜戲者同准彈琴習射不禁諸博士助教皆分經教授學者每授一經必令

終講未終不得改業諸博士助教皆云諸學生讀經文通熟然後授文講義每旬放一日休假前一日博士考試其試讀書每千言内試一帖帖三言講義者每二千言内問大義一條總試三條通二為及第通一及全不通者斟量决罰謹具當司官吏及學生令典條件如前伏望勑下有司允臣所奏勑旨宜依

七年八月國子監起請准今月九日德音節文令監司於諸道搜訪名儒置五經博士一人者伏以勸學專門

復古之制博採計當年講授多少以為考課等級應補當司諸學生等按學令儒術以備國庠作事之初須有奬進伏請五經博士秩比國子博士令左氏春秋禮記周易尚書毛詩為五經論語爾雅孝經等編簡既少不可特立學官更請依舊附入中經勑旨依奏其年十二月勑於國子監講堂兩廊創立石壁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

鄭覃為相兼國子祭酒文宗開成元年覃奏請置五經

博士各一人緣無祿俸請依王府例給祿粟從之開成二年八月國子監奏得覆定石經字體官翰林待詔唐玄度狀准太和七年二月五日勑覆九經字體者今所詳覆多依司業張參五經文字為准其舊字樣歲月將久畫點參差傳寫相承漸致乖誤今並依字書與較勘同商較是非取其適中纂録為新加九經字樣一卷請附於五經様之末用證紕誤勑旨依奏

馮審為國子祭酒宣宗大中五年十一月審奏孔子廟

堂碑是太宗皇帝建立睿宗皇帝書額備稱唐德具賛
鴻猷文翰顯然貞石斯在洎武后權政國號潛移竊於
篆額中間謬加大周二字豈可尚存偽號以忝清朝疑
誤將來傳流僭謬其大周兩字伏乞天恩許令琢去謹
錄奏聞勑馮審所請刊正說文頗叶事體宜依
皮日休以懿宗咸通中舉進士尚書二首其一請以孟
子為學科詞曰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
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捨

是而子者必斥乎經史為聖人之賊也夫孟子之文燦若經傳天惜其道不燼於秦自漢代得其書常置博士以顯其學故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氏得真聖人之微旨也不然者何其道煜煜於前而其書汲汲於後得非道拘乎正文失於奥有好邪者憚正而不舉嗜淺者鄙奥而無稱邪蓋仲尼愛文王如嗜昌歜以取味後之人將愛仲尼者其嗜在乎孟子矣夫古之士以湯武為逆取者其不讀孟子乎以楊墨為達智者其不讀孟子乎

由是觀之孟子之功利於人亦不輕矣今有司除茂才
至明經外其次有熟莊周列子書者亦登於科其誘善
也雖深而懸科也未正夫莊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讀之
可以為方外之士習之可以為洪荒之民安有能汲汲
以救時補教為志哉伏請命有司去莊列之書以孟子
為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同茍若是也不
謝漢之博士矣

孔緯為相兼國子祭酒昭宗大順元年二月緯奏文宣

王祠廟經兵火焚毀有司釋奠無所請内外文臣各於本官料錢上每一緡抽十文助修國學從之

後唐段顒為太常丞明宗天成二年三月奏請國學五經博士各講本經以申横經齒胄之義四年十二月國子監奏伏以國家開設庠序比要教授生徒所以日就月將知討論之不廢卜禘視學明考校之有程先生既以親臨學士豈宜他適盖以頃者監名雖補各以私便無常且居罔離羣則學能敬業終成孤陋誰為琢磨但

希託迹為梯媒只以多年為次第罔思蟻術惟俟鶯遷忍淹違養之時徒積覲光之歲今國家化被流沙漸海政敷有截無韁大扇素風恢張至道是以重興數仞分設諸官教且有常業成無忒而況時物甚賤館舍尤多諒無懸磬之虞足得撞鐘之問但自學徒所好可以教亦隨機既欲成名必須精業如有好春秋者教之以屬辭比事三體五情尊王室而討不庭貽沮勸而起新舊其所異同者則引之以二傳也如有好禮者則教之以

恭儉莊敬長幼尊卑言揖讓而知獻酬明冠昏而重喪祭其所沿革者則證之以二禮也如有好詩者則教之以溫柔敦厚辨之以草木蟲魚美盛德而刺淫昏歌風雅而察正變如有好書者則教之以疏通知遠繹之以訓詁典謨思帝德而敬王言稽古道而統皇極如有好易者則教之以潔淨精微戒之以躁動競進體十翼而分彖爻應吉凶而先擬議也至於歷代子史備述變通既屬異端誠非教本但以適當凝凍將近試期欲講小

經以消短景今已請尚書博士田畝講勘論語孝經行莫大於事親道莫逾於務本如有京中諸官子弟及外道舉人況四門博士趙著見講春秋若有聽人從其所欲顓俟放牓別啓諸經既溫故而知新惜寸陰而輕尺璧顓經者若能口誦碩學者又得指歸自然靡好爵以當仁策科名而得俊幸不孤於選士冀有益於化風從之

王騫為刑部郎中天成二年七月奏請採訪圖籍

呂或休為左補闕天成四年五月上書請勑諸道興崇學校

李超為著作郎長興元年十月奏秘書監空有省名而無廨署藏書之府無屋一間無書一卷非人文化成之道請依六典創修之

戡馥為尚書博士長興三年奏請皇子習尚書知君臣父子之義

漢司徒詡為禮部侍郎乾祐三年上言臣聞致理之方

成資稽古多門之道詎捨群書歷代已來斯文不墜石
渠蓬閣今則闕於芸編百氏九流在廣須於搜訪唐朝
竝開三館皆貯百家開元之朝群書大備離亂之後散
失頗多臣請國家開獻書之路凡天下文儒衣冠舊族
有收得三館亡書許投館進納據卷帙多少少則酬之
以縑帛多則酬之以官資自然五六年間庶幾粗備從
之

冊府元龜卷六百四